



## 我和布达拉宫的78张合影

◎王宗仁



王宗仁：扶风人，原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军旅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曾在青海当兵多年，现居北京。已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集等50多部，代表作有《藏羚羊跪拜》《拉萨的天空》《青藏线》等，其中《藏地兵书》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我有一本专题相册，心爱地珍藏着我和布达拉宫的合影，各个角度，多种身姿。它定格了我在六十多年间，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奔赴拉萨的踪影。78次在这座世界著名佛都圣宫前照相，难得的机会，多彩浪漫地享受！

布达拉宫是藏族地区最为宏伟的、驰名于世的佛教建筑，举世稀有。据史记载，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唐室皇女文成公主而建。后毁于雷屯兵乱，成为一般寺庙。随后五世达赖喇嘛受清朝册封后，历时三年重建布达拉宫，文成公主的英名在藏地受到普遍神仰。之后历代达赖喇嘛不断整修，才具有现今的规模。整个建

筑沿着天然形成的山坡蜿蜒而上，仿佛从山中生长出来的一座惊世佛殿。它的主楼13层，占地13万平方米。宫宇层叠，气势宏大，宫内有众多的佛堂和历辈达赖的真身灵塔。宫殿东面的广场是每年举行盛大跳绳活动的场所。

我的78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广场以布达拉宫为背景拍摄的。

这些照片的诞生自然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上世纪50年代末，我参军到了昆仑山下的格尔木汽车团，当上了一名汽车兵，每年都必须驾车去拉萨执勤，少则七八趟，多则十次甚至更多。自从第一次在布达拉宫前照了一张相后，便心有向往，觉得和它是举步可达的距离。随后在布达拉宫前留影几乎成了我必不可少的额外任务。一个人如果不是只爱而是酷爱上了这个地方，常常不去考虑为什么。那个年代，别说个人没有照相机，我们汽车团俱乐部也只是一台撑开支架照相师将头钻进遮布里面、右手捏活塞的那种照相机。我只能掏腰包到布达拉宫广场照相馆去照相，一张留影花多少钱确实记不得了。那时我们每月的津贴费只有6元，从衣兜里往外拽的每一分钱都意味着在别的地方该花的钱只能少了或免了。后来当然是我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宣传部后，每年还要重返高原，有时一年两次。这时部队许多人都有了照相机，我也不例外，有一个傻瓜照相机相伴，在布达拉宫前照相只需按一下快门就行了。

每次踏上布达拉宫一侧那直陡陡不打弯的攀山阶梯路，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卷着微风拥着身子，莫不是文

成公主？传说这阶梯路就是为她修的。我瞬间感到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了色彩，用自己的身体涂抹生命之光，让忽视的美绽放着信仰！

78张照片，不能说每张都有奇特的故事，但是其中确实有些照片诞生的过程回忆起来意味深长。我只展示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两个军人分别是我和拉萨兵站卫生员张阿福，另外两人一打眼就看出是藏族同胞，一老一少父女俩。张阿福有6年兵龄，一直驻守在拉萨郊区。自从他成为我的散文《我在拉萨的三个朋友》中的人物后，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我每次到拉萨他都腾出手陪同我游览高原新城，有些我一个人去不了的比较神秘或路途艰难的景点，他都带领我前往。这张照片隐含的藏族父女的故事，张阿福既是见证人，又是故事的主创人。

那次，我俩穿过布达拉宫广场来到大昭寺，走着走着我的脚突然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碰了一下。“叔叔，求求你，给我点钱救救我女儿卓玛！”苍老而低沉的声音。我看到一个佝偻身子满头盘着五色发辫、脸上刻满沧桑岁月痕迹的藏族老人弓腰低头出现在我面前。他只穿一件只有一只袖子的羊皮袍，上面有好几个破洞。阿福从衣袋里拿出5元钱送给老人，扶起他。

出于好奇，我们随老人来到紧靠着布达拉宫广场的大昭寺。我看到文成公主圣坛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一色的白皮袍、彩色头巾，都在朝拜神灵。有的紧闭双眼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有的时而站立，时而匍地，手

## 名家

MING JIA

上套着木板似的布圈，在圣石上碰出声响。这时，阿福在一尊圣像前跪地，慢慢闭上了眼睛，双手将一张发黄的照片压在胸前，默默祈祷自己的心愿。那是他母亲的照片，我们从兵站出发前，阿福就告诉我，一个月前家父从关中家乡来信告诉他，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太心重，已经生病卧床大半年了。阿福这天来这里，是祈愿妈妈早日康复……

就在我们去布达拉宫广场的路上，我和阿福遇到了那位老阿爸。当时他就看到阿爸身边躺着一个用羊皮裹得紧紧的小孩，显然是老人的孩子卓玛了。阿福蹲下身子摸摸小孩的头，好烫！他再仔细看看孩子，很瘦很弱，脸蛋通红通红，眼睛紧闭着，稍凸起的嘴唇泛起一层白生生的硬皮。他立马摸摸口袋拿出一支像钢笔似的纸筒，从里面取出一根细细的银针，向小孩头上的穴位扎去，然后不断捻动……

没有一袋烟工夫，小孩奇迹般慢慢睁开眼睛，脸蛋有了润色，嘴唇颤动了几下，像喊着“阿爸！阿爸！”我和阿福都没有听清。

正在朝拜的老阿爸显然听清楚了，这时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很动情地在佛像前叩了三个长头，好久才摸出皱皱巴巴的五元钱，展平，缓缓地放进佛像下的功德箱……

老人抱上起死回生的女儿，走出人群……

这78张照片，使我与同样经常到青藏高原的人有一些不同。所以我常常用布达拉宫金顶的颜色，涂染我生命的底色。

(肖像作者 陈亮)

## 给麦苗拍组照片

■李逸文

选个冬日艳阳天  
给麦苗拍组照片  
充满生机的身段  
给土地留下纪念  
显现昂扬的笑脸  
为乡村写下序言  
让团结的阵容  
诠释人生的体验

给麦苗拍组照片  
完全属于忙里偷闲  
当将来有一天  
行走在城市边缘  
会不会感到孤单  
或者在某个夜晚  
灯下点起一支香烟  
会不会觉得走得太远

给麦苗拍组照片  
对纤弱以崇高礼赞  
经历风雨斗过岁寒  
与杂草疾病殊死鏖战  
与太阳对谈  
和月亮共眠  
最有色彩的浪漫  
是用金黄充实田园

麦子是人们忠实的伙伴  
给土地和村庄守住底线  
给麦苗拍组照片  
想借此寄托眷恋  
还想向未来呐喊  
翻开记忆的底片  
存下乡愁的优盘  
向生活发个永远的誓言

##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张小娟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彻夜地让落水管滴答出一首  
秋深的乐曲  
秋虫也不再在它暂停的间隙里呢喃  
寒意开始在胸腔里酝酿  
季节拼了命把最美的容颜  
交付

对于我们  
何尝不是新的期盼  
雨雪接着会来到这个季节  
做好准备吧  
将一季的严寒  
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苦难  
统统放置在笔端  
习惯于苦难的人  
比之阴暗角落里的污垢  
面对生活的冷暖  
心情会更加愉悦

## 一片黄叶

■苏晓初

簇拥在众多鲜绿中间  
它黄得有点病恹恹  
凝视着它  
内心变得温和柔软  
多么钟爱的盆植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摘除  
这片黄叶  
只是凝视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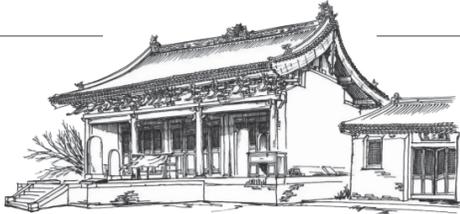
内心的车马嘶鸣着  
卷起风尘  
所有的软弱、噪音  
都已碾于辙下  
接着是大雨滂沱  
清新的世界焕然而出  
而这片萎黄的叶子  
终将变成  
一个耀眼的词语  
慈悲

西秦诗苑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 看戏

◎常红梅



队伍中时，大人们都说好看。

三婶子说：“这丫头俊很，去到戏场换捆麻花吃。”

隔壁五婆说：“换糖糕吃也不赖。”我说：“你们吃了麻花，我就成卖麻花家的人了？你们吃了糖糕，我就成了卖糖糕家的人了？”

“就是的，就是的……”她们哈哈大笑，像一群“喳喳”的喜鹊。

五婆说：“那个卖麻花家的儿子正缺个媳妇，那个卖糖糕家的儿子也缺个媳妇，给卖麻花的人当了儿媳妇，天天有麻花吃，给卖糖糕的人当了儿媳妇，天天也会有糖糕吃，你想去给哪家当媳妇呢？”

五婆边说，边向旁边的人挤挤眼，她们笑得更欢了。

我说：“那就是说想吃啥嫁给干啥的人就可以了？”

“就是的，就是的。”她们几乎要笑得前仰后合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得认真地考虑一下。

我想起了清早母亲炒的土豆丝，那份香喷喷的感觉还正沿着嘴边往外溢，不由得伸出舌头舔了舔，土豆丝的香味又一次泛了上来。

我说：“我想天天有土豆吃。”哈哈……

她们一起笑了起来。

那就去给山里人当媳妇，山里遍地都是土豆，天天都有土豆吃。

我不知道山里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家也在山里，她们说在很深很深的山沟了，沿着我们村一直往里走，往里走的地方。

“那要走多久呢？”

“好久，好久……”

谁也不知道好久是多久。说话间，就到了戏场。

一眼就看见了卖麻花的、卖糖糕的、卖爆米花的……那些扑鼻的香味



## 喜被

◎何永强

人”，即儿女双全、夫妻和睦的福气妇人做被子。要避免自家要结婚孩子的生月，避开属相不合的人参与。

老家缝喜被也有一辈子之说。“里子”和“面子”很重要，被里子，要白色的，寓意夫妻白头偕老。被面子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色，一种是绿色，红色和绿色的喜被床数各一半。红色代表男人，绿色代表女人，即男红女绿，姻缘成双。

线缝往前缝，寓意两人一条心过日子。缝被子的线不打结，祈愿婚后不打架。不能打倒针，意思是婚姻顺，不会反悔。一床被子勿八道，寓意四平八稳，而每道都是一根线缝到底，中间不能换线。农村人忌讳，若是中间换线，就觉得不吉利，所以负责缝

制的姑姑婶婶们都很用心，很认真。

十几年过去了，闲暇时回老家，与坐在门墩上的乡邻打招呼，给叔伯发根烟，给姑姑递个糖，他们还经常提起此事。在老家，大家感觉一个农村娃从村里走出去，娶了城里媳妇，买了房子车子都和当年自己用心给他缝喜被有关。

现在想来，那时候缝被子时的场面，也确是不小，十来床的被子，是个大工程。那年我结婚前回家，一院子年龄大的姨和姑都在我家院外的苇子席上，一针一针地缝，地里活都撂下了，从早上到晚上，就干这一件事。

抛开其他不讲，这完全是一种希望下一代人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祝福，是最淳朴的美好愿望。

车站，绿皮火车上。二十斤重的两床被子一红一绿，将瘦小的我紧紧夹在中间。老娘抱着我在抱不走的另外几床被子，在站台上目送着我。列车开动没多久，站台越来越远，我和老娘都腾不出手挥手送别。拥挤的过道里，也不知道流下的是泪还是汗，有点刺眼酸酸的感觉。

那是十六年前了，按照老家的风俗，会给即将结婚的我缝十床棉花被，寓意十全十美。

后来听老家人唠嗑，我们豫西一带把结婚缝纯棉叫作缝喜被，是件大事，讲究还挺多呢！先要攒几年自家地里头茬的棉花，然后再请手艺人来家弹，数量少了可也不行。在豫西一带，娶媳妇讲究十铺十盖或八铺八盖，最少也得是四铺四盖，否则主家就会觉得没脸面，拿不出手，会让人笑话。

喜被还要选双月双头日子做，取好事成双之意。要找至亲的“全活

